



# 《敦煌颂》只有八句

□ 叶舟

微雨。天凉。

那日午后,我穿过半个兰州城,打算去黄河岸边的一家宾馆,跟敦煌来的友人们商量“敦煌艺术大典”的各项细节。这时,秦川导演从日本打来电话,委托我给他正在拍摄中的纪录电影起一个片名。兹事体大,我不敢怠慢,于是站在雨中,跟她不知不觉拉呱儿了个把小时,这才渐渐地有了眉目,暂时提供了几个标题,供其选择。末了,我询问他拍摄的进度,获知们在日本的最后一个镜头已告完毕。秦川导演无不得意地说,他此刻正在京都的一处广场上喂鸽子,那些鸽子就像从莫高窟的壁画里飞至东瀛的,故友重逢,令其不胜天涯之感,而他囊中羞涩,只能亲手掰碎了自己带去的敦煌当地的“干粮”,也就是大饼,来招待这些羽毛天使。想起来了,同样的行为也曾经发生在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。我渐渐相信,那群元气浑沦的鸽子,也将一路护佑着秦川导演及其团队去印度、去英国、去俄罗斯、去丹麦、去瑞典、去德国、去美国、去韩国、去芬兰、去土耳其等地,让他们以数字化的方式,将那些漂泊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带回甘肃,带回河西走廊,带回家。

对了,这些年以来,作为敦煌的儿子娃娃,秦川导演和他清贫且执著的团队,风生水起,佳作迭出,目前又在干一桩有情有义的事情,那

就是:去全世界寻找敦煌!

挂了电话,我踯躅于烟雨弥漫的黄河岸边,依旧沉浸在刚才的心情中,一时间难以自拔。我忽然心有所动,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我毛遂自荐,决定给这部片子写一首歌词,然后慷慨地送给秦川导演这样为敦煌文化奔走与鼓呼的战士。的确,他们应该是战士,也是这片土地上的勇敢之分子!

这首歌的名字叫《敦煌颂》,颂歌的颂,颂唱的颂。

实际上,我前几天就在敦煌一带漫游,像以往那样,在深夜披挂着三危山上的月光,于白昼里沐浴在那片绿洲盛大的天光中,心情忐忑而迫切。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去过多少了,但每一次抵达那里,我都像一个灵魂的孤儿,找见了故土,找见了爹娘,也找见了一名文学战士皈依的圣地。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,说敦煌就是一座超级核电站,只要我的双脚站在那片天空下,她一定就会点亮我,赋能我,并且在她母亲般的庇护下,廓开我的想象,赐予我奔跑的勇气,让我的文字与吟唱布满一种哺育和恩养的光辉,延续至今。

我想,恰是在这个意义上,文学就是一种深情主义的回报。这句话对我本人相当管用,所谓的乌鸦反哺、羔羊跪乳,其实也正是这种心愿

的表达。

上世纪90年代,我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,创作一部名叫《大敦煌》的诗文集。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,身上还带着校园诗人的特征,吟风弄月,强言哀愁,文字贫血且苍白。幸运的是,我最后找见了神圣的敦煌和伟大的河西走廊,她们容纳了一名少年的野心与追逐,并且像一块镇纸,压住了我狂乱的心跳,让我学会了肃穆、宁静及持久的耐心。如今,这本诗文集仍在常销,“大敦煌”这三个字也成为公共词语。在我写完这本书之后,我告诉自己,够了,我真的太累了,我也许该去干点别的什么。

但是不!

2000年1月,也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不久,我作为报社派出的酒泉地区采访组组长,带着一批记者深入河西腹地,进行了长达半个多月的采访报道。在那个春节,大年初一,整个莫高窟只有我一个外人,我差不多拜谒了每座洞窟,我徜徉在大雪覆盖的宕泉河两岸,我和那些高大的银白杨度过了整整一天。临别前,我发愿,将来一定要为敦煌、为莫高窟写一本大部头,作为我的供养与报答。

此后,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,这个心愿让我备受煎熬,痛苦不堪。我查阅了大量资料,我不停地出走,

我西去取经,我频频叩访祁连山下的四郡两关……这期间,我还写出了《敦煌诗经》与《蓝色的敦煌》等篇什,一直预备着自己的笔墨和勇敢。终于,在2018年,我创作的100万字长篇小说《敦煌本纪》(上、下卷),由江苏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它获得了多种奖项,进入了不同的榜单,其精装本的首发式就是在敦煌举办的。今年3月,修订后的《敦煌本纪》(上、中、下卷)则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值得一提的是,由著名朗诵艺术家李野墨先生演播的《敦煌本纪》,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节目中,播出了将近200集,以声音的方式,再次弘扬了敦煌文化。

——做了这些,我又告诫自己说,够了,真的够了,我必须去干点别的什么了。

但是不!

就在前年秋天,我再次食言了,应深圳方面的邀请,我创作了一部有关敦煌题材的舞剧剧本。在寒冬腊月里,我带着剧组的主创团队,一直奔波在莫高窟、鸣沙山和两关之间。我跪在阳关脚下,在积雪的大地上以指尖作笔,写下了这部戏的名字:《敦煌》。这个剧本和我的短篇小说《蓝色的敦煌》,后来由读者出版集团推出了两册绘本,如今

也处于热销中。

是的!在长达30多年的作品中,我逐渐地认识到,文学不但要追求新异,也必须保有正大之气象、家国之情怀的高贵品质,更要张扬一种铁马冰河、开疆扩土的勇气。

——敦煌于我,敦煌于秦川导演及其团队,恰恰就是这种品质与勇气的源头,她甚至也是我们这些人再次出发的根据地。

那一刻,站在兰州的黄河之畔,遥想着1000公里之外的敦煌大地,我突然有所感悟,吟出了这首《敦煌颂》。与此同时,我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,我决定邀请10位优秀的作曲家,众人拾柴,分别来为这首歌词谱曲。待这些风格迥异、一气卷舒的作品制作完成后,我将代表各位创作者,将它赠送给有关方面,以此向敦煌致敬!

其实,《敦煌颂》并不长,只有短短的八句:

一沙一叶一佛像,  
一山一泉一故乡。  
一窟一墙一坛场,  
一笔一画一颂唱。  
一卷一纸一苍茫,  
一秋一春一照亮。  
一天一地一念想,  
一世一生一敦煌。

(原载《人民日报》2025年9月22日)

## 黄河岸边

□ 谢德彪

我漫步在黄河岸边  
秋风习习轻吻脸庞  
垂柳拂动丝绦般秀发  
目送浪涛奔向远方

黄河水奔涌  
撞击岸石浪花飞溅  
河水在河道里浅唱轻吟  
悄悄掀起盛夏的炽烈

河滩裸露浪咬齿痕  
激流把石砾抛向浅滩  
爱好者躬身挑拣奇石  
将癖好塞进鼓鼓的背包

河柳想挽住浪花  
草丛想拦阻波纹向前  
流水打着旋儿撒腿奔腾  
欲为下游田地送去清泉

湿地上,芦苇荡含笑致意  
蒿草杂花吐纳清香  
晨练的人们步履矫健  
秋阳伴我在岸畔徜徉

## 松林晨光

□ 亮子

早晨我去屋后的林子里拾一些松枝  
落满雨水的松林此刻都显得郁郁葱葱  
我在林子里迟疑着,有时停下脚步  
让更多的雨水从我身旁经过  
我闻到了野荆棘的香味  
我也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了林子尽头  
有一些亮光挤进来  
照在我喜欢的忍冬花上  
雨水的声音并没有结束  
一直陪伴着这些可爱的事物  
在整个秋天的好光景里  
我开始写信  
写信给那扬着风帆的阔叶林  
还有那更广大的落着树叶的北方之地

## 山中核桃

□ 雉伟

白云生处  
攀住三夏火  
于崖畔掠边、山前窑后  
袭一身凝碧青纱  
鼓胀着,自在伫立

褪尽嫩生生的涩  
这轮沉淀,才一寸寸圆满  
一颗核桃  
总把智慧藏在最深处  
繁荫下,像位智者  
敦厚地领首、沉寂

## 秋香(外一首)

□ 张芳学

淡淡的清香  
从玉米地里飘来  
夜凉如水啊  
满院的收获  
让一个个劳作的灵魂  
笑出了声音

秋水流过梦境  
许许多多的往事  
一并消失在远方  
而那掉进水里的相思  
浸润得姹紫嫣红

## 秋韵

伴着流水的琴弦  
野菊花迎风而舞  
一声雁鸣  
带着淡淡的凉意  
消失在山那边

大树抖了一下身子  
蝴蝶样的树叶  
飞舞成一种意趣  
慢慢地落在地上  
铺成一条松松软软的路  
通向旷野之外

# 百花

第3350期

秋韵无限

〔水彩画〕

祁欽作

## 戈壁新雨后

□ 吴钰梅

入白刺掩盖下的洞穴。骆驼支棱着

饱满的驼峰,埋头享用难得的雨后盛宴。羊儿像缓缓飘移的云朵,似走似停。裸露着残骸的古城墙,像

时光的守岁人,不分昼夜默默凝望

着天地间风起云涌,日升月落,荣枯消长。

吸饱了雨水的沙葱以惊人的速度,蹿出地面寸许高,或疏朗点缀,或连片铺陈,撒欢儿似的蓬勃在沙砾间、沟壑里、缓坡上,每一撮都流露出难掩的欢喜。那旺盛的生命力,使人恍然听见它们在雨中咕咚咕咚痛饮、在风中噌噌拔节的欢声笑语。

“天啊,这么多!简直像闯进了谁家菜园子。”前来观光的人忍不住

惊呼。

重重叠叠的风滑过光伏板的蓝色海洋,掠过风力发电机的白色巨翼,吹过高高的铁塔和银线,带着绿色低碳新能源的威仪和自然甘霖的润泽,拂过一簇簇沙葱。

大片的沙葱在风中抖动着细小的身姿,似歌似舞,像是读懂了风的语言。那些裹在花瓣中已然成熟的籽粒,如它们的前辈一样随风而起,沉入沙砾,在沙层深处猛烈扎根,积蓄力量,进入漫长的孕育与等待。

当雨水再次眷顾,第一时间感知到雨滴清凉的戈壁会携怀中一切渴望水分的种子、根须、植被,在一夜之间喷涌出鲜亮、热烈的色彩。

## 走过小巷

□

刘静

我上班的路上有一条小巷。

小巷,有树有花有鸟。你可看春日的勃勃生机、夏日的繁花灼灼,也可赏秋日的苍翠依旧,还可观冬日的疏朗清寂,季节的更迭与风景都悄然浓缩在这一小巷间。

一小巷,一路看着绿树繁花、闻着青草和泥土的清新气息、听着树上鸟儿的低鸣叫,心便在这一刻渐渐沉静下来。尤爱这里的清晨,朝阳初起,从高楼间的缝隙里洒下万丈光芒,为小区的草坪镀上一层柔和的光亮,自栅栏间望过去,明亮而不刺目,像是为心情涂抹上了一层温暖的色彩。就这样带着愉悦的心情去上班。而下班归来,再次踏入小巷,边走边赏,一天的疲劳仿佛也随之消散。

一次下班,刚走入小巷,就见一